

第 1 篇

「帝高陽之苗裔兮」補說 ——〈離騷〉作者族源考之一

提 要：清華簡《楚居》只記錄了「季連」以後的楚人歷史，「季連」之前的部份仍需要依靠傳世文獻，〈離騷〉「首章上陳氏族，下列祖考」，是很重要的楚人氏族來源的資料。本篇討論「高陽」跟「氏人」，以至「氏羌」的關係，從而探討〈離騷〉作者的的氏族來源。

關鍵字：〈離騷〉、高陽氏、顓頊、氏人、鬼方

本篇得到張光裕、鄧佩玲、陳鴻圖、蕭振豪、許明德和鄒靈璞諸位指導和幫助，謹此致謝！

原文刊於《博學近思知行兼舉——田小琳先生八秩榮慶文集》，香港：和平圖書有限公司，2020年。頁307-319。

1. 「高陽」和「伯庸」

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《楚居》公布之後，不少學者認為楚人以至〈離騷〉作者先祖的身份得到釐清。可惜《楚居》只記載「季連」之後的部份，¹「季連」之前的楚人歷史仍然要依靠傳世文獻，而因為《楚居》的重現，連對那些傳世文獻的可信度也加強了。²至於劉知幾（661–721）《史通·內篇·序傳》認為：「蓋作者自敘，其流出於中古乎？屈原〈離騷經〉，其首章上陳氏族，下列祖考；先述厥生，次顯名字。自敘發跡，實基於此」，³也就是說〈離騷〉的作者刻意把氏族、祖考在作品最前面羅列開來，因此可以作楚人氏族來源的傳世文獻的一個補充。然而，為甚麼〈離騷〉的作者在一開始就寫下這樣一個「自敘」？這個「自敘」跟全篇作品有甚麼關係？這些都是研究〈離騷〉，以至研究《楚辭》最基本的問題，本篇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，先對〈離騷〉首句的「高陽」加以分析，作為研究作者的氏族來源的一個補充。

¹ 參閱陳民鎮（1988–）〈清華簡《楚居》集釋〉，《楚居》首句為：「季繇（連）初降於郢（駝）山，氏（至）于空（穴）窮（窮）」。按：〈清華簡《楚居》集釋〉發表於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」，本書下不再列出，請直接參閱，該文的網址為：
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663。

² 〈清華簡《楚居》集釋〉指出：「《楚居》將楚國的先祖追溯到季連。……均謂季連係楚人直接始祖。據〈帝繫〉、《史記·楚世家》等文獻，顓頊係楚人遠祖。……筆者認為楚人將先祖追溯到顓頊、祝融、老童、季連均是可信的，許多問題也可以得到出土文獻的證明。」

³ 劉知幾（1990：555）。

〈離騷〉首句：「帝高陽之苗裔兮」，王逸（89-158）注：「高陽，顓頊有天下之號也」，接着就引了〈帝繫〉，最後王逸說：「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，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，是恩深而義厚也」，¹

《楚居》的出土對「高陽之苗裔」這個說法並沒有構成爭議，但對屈氏族源產生疑問，正如田成方（1984-）指出：「……關於楚屈氏族源的諸家說法中，楚武王說、蚡冒說、伯庸說等雖有較多支持者，但均缺乏直接證據，或存在明顯疏漏，不能令人信服」，田成方只認為屈氏族源與《楚居》中的「屈紃」有關。² 也就是說《楚居》這個出土文獻，也只能夠把楚國屈氏推源到「屈紃」，再前的除了現存的傳世文獻之外，就別無他說。如果相信《楚辭補注》之中所謂「離騷」的部份，³ 都是「屈原」所作，可惜這

¹ 洪興祖（1983：3）。

² 田成方（2016：42）。

³ 按：洪興祖（1090-1155）在《楚辭補注》每一卷的作品題目下都有「離騷」和「楚辭」的標示，如卷一「離騷經章句第一」下面還有「離騷」兩字〔洪興祖（1983：1）〕，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〈九歌〉、〈天問〉、〈九章〉、〈遠遊〉、〈卜居〉、〈漁父〉各篇的標題之下〔洪興祖（1983：54、85、120、163、176、179）〕；《楚辭補注》其餘各篇的標題之下則有「楚辭」兩字，因此所謂「離騷」的部份，應是反映早期《楚辭》的編者認定屬於「屈原」的作品。又按：洪興祖所編定的各篇作品的次序，也是按「離騷」和「楚辭」這個分類排列，《楚辭章句》的目錄中，「離騷經第一」下注「屈原」〔洪興祖（1983：目錄1）〕，「九辯第八」下注「宋玉」〔洪興祖（1983：目錄2）〕，即「離騷經第一」至「漁父第七」都表示是「屈原」的作品；至於「大招第十」下注「屈原，或言景差」〔洪興祖（1983：目錄2）〕，不過在正文之中，卷十標題「大招章句第十」下卻標注「楚辭」〔洪興祖（1983：216）〕，足證《楚辭補注》的編排起碼有兩套不同的系統。

些「屈原」的作品裏面並沒有直接提到「屈原」二字，除了極具爭議的〈卜居〉和〈漁父〉兩篇才出現「屈原」這個名字。¹ 田成方認定〈離騷〉作者是「屈原」，不過他認為「『皇考伯庸』即屈原之父，與屈氏族源無關」，² 他在〈屈氏世系圖〉裏列出「——伯庸——屈原」一系，³ 然而無法把這對父子接駁到其他有實質意義的聯繫上，甚至沒有把「伯庸」稱為「屈伯庸」，跟列在〈屈氏世系圖〉上的人名寫法不相符。因此現在只能先來討論「高陽」這位〈離騷〉作者的遠祖。

2. 《山海經》之中的「高陽」和「氏羌」

《大戴禮記·五帝德》：「孔子曰：顓頊，黃帝之孫，昌意之子也，曰高陽」，⁴ 按此則「高陽」就是「顓頊」，王逸注「帝高

¹ 洪興祖（1983：176、179）。

² 田成方（2016：41）。按：田成方這個主張見於「『朕皇考曰伯庸』與屈氏的源起」小節的總結〔田成方（2016：39-41）〕，因此他是相信「屈原」是〈離騷〉的作者。

³ 田成方（2016：257）。按：「——伯庸——屈原」這一系，田成方用虛線接到「屈宜臼」（同上），又指出「悼王（前401-前381）時期有屈宜臼」，「屈宜臼」也見諸文獻〔田成方（2016：51）〕；田成方認為「宣王（前369-前340）時有屈原之父伯庸」，他的根據只是「朕皇考曰伯庸」一句，所謂「參照屈原行年推測，伯庸主要活動在楚宣王時期」〔田成方（2016：52）〕，因此把「——伯庸——屈原」這一系接到「屈宜臼」似乎並沒有實際文獻的依據。又，田成方又有「屈走」一系列在「屈宜臼」及「——伯庸——屈原」之下〔田成方（2016：257）〕，不過又認為「屈走是地方司吏，估計屬於屈氏旁系」〔田成方（2016：55）〕，既然是支系不明，也難以將他們列成系統，因此「——伯庸——屈原」這一系可以說不能確考。

⁴ 《大戴禮記解詁》卷七〔王聘珍（1983：120）〕。

陽之苗裔兮」的說法，大約源於此。《春秋左傳正義》說：「先儒舊說，及譙周《考史》，皆以顓頊、帝嚳為帝之身號，高陽、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」，¹ 也許因「高陽」是「國氏土地之號」，〈離騷〉的作者於是以「高陽」這個名號來稱遠祖「顓頊」。

有關「顓頊」或「高陽」的資料，可以參閱梁玉繩（1744–1819）《人表考》，² 基於《人表考》的體例，梁玉繩引用了《山海經》，但沒有詳細分析有關「顓頊」的各個條目，因此還可以補充一下。《山海經》提到「顓頊」的地方很多，先看看〈大荒西經〉中比較特別的一條：

有互人之國。炎帝之孫名曰靈越，靈越生互人，是能上下于天。有魚偏枯，名曰魚婦。顓頊死即復蘇。風道北來，天乃大水泉，蛇乃化為魚，是為魚婦。顓頊死即復蘇。³

¹ 《春秋左傳正義》卷二十〔孔穎達（2000E：663）〕。按：《大戴禮記解詁》卷七引「孔氏《左傳疏》，其中「譙周《考史》」作「譙周《古史考》」〔王聘珍（1983：120）〕。

² 《人表考》卷二〔梁玉繩（1982：499–500）〕。

³ 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六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4 冊（頁 237）〕。按：〔呂思勉讀史札記〕（本篇下簡稱《讀史札記》）對此段〈大荒西經〉有不同的斷句：「……有魚偏枯，名曰魚婦顓頊。……蛇乃化為魚，是為魚婦顓頊。死即復蘇」〔呂思勉（2005：153）〕，恐怕是《讀史札記》的整理者標點錯誤，如果按《讀史札記》的標點，兩處「死即復蘇」的主語都不清晰，再加上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六那裏該條的郭璞（276–324）注引《淮南子》：「其人死復蘇，其中為魚」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4 冊（頁 237）〕，先是指人，繼而指魚，而並非全指魚，因此，按理郭璞的斷句也不同意於《讀史札記》。不過，無可懷疑的是這一段〈大荒西經〉有些文字脫落，以致有點

「有互人之國」下的郭璞注：「人面魚身」，郝懿行（1757-1825）的箋疏說：

互人即〈海內南經〉氐人國也。氐互二字蓋以形近譌，以俗氐正作互字也。羅泌云：互人宜作氐。非也。《周官·鼈人》掌取互物。是互物即魚鼈之通名，國名互人，豈以其人面魚身，故與郭注『人面魚身』四字本〈海內南經〉之文，「藏經本」將此郭注入經文。¹

郝懿行認為「有互人之國」及郭注「人面魚身」是誤入〈大荒西經〉，當在〈海內南經〉，並認為「互」是正字，取意為魚鼈。他又否定羅泌（1131-1189）《路史·國名記》寫作「氐」之說。²

至於以「互」為正字，似是郝懿行推想過度，他以為「互」指魚鼈，而與「人面魚身」相應。按此說未必可以成立，先來看看《周禮·鼈人》：「鼈人掌取互物」，鄭玄（127-200）注引：「鄭司農云：互物謂有甲鼈胡龜鼈之屬」，³ 郝懿行似是從鄭眾（?-83）之說，可惜鄭眾以至鄭玄並沒有說「互物」包括「魚」，⁴ 只

難以斷句。

¹ 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六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264冊（頁237）〕。

² 按：當為羅莘（1148?-1233）的注，而非羅泌的說法，《路史》的〈國名記〉卷甲：「《山經》云：炎帝孫靈恕生氐人為氐國」，羅莘注：「俗作互，非」〔《四部備要》十六開洋裝本（頁320）〕。

³ 《周禮注疏》卷四〔賈公彥（2000A：123）〕。

⁴ 按：《周禮注疏》卷十六〈掌蜃〉疏引作：「先鄭云：『互物，謂有甲鼈胡，龜鼈之屬』，此後鄭互物為蚌蛤者，彼下文別有廬，廬即蛤，故從先鄭為龜鼈，至此別為蚌蛤，亦是甲鼈胡故也」〔賈公彥

是說介殼龜鼈；「互物」又見於《周禮·掌蜃》：「掌蜃，掌斂互物、蜃物」，鄭玄注：「互物，蚌蛤之屬」，¹ 也是指介殼一類。「互物」的「互」是用本義，即「筮」的「古文」，《說文》：「可引收繩者也。从竹象形。……互，筮或省」，² 將龜鼈蚌蛤及「狸物」，以至凡放在繩架上的，都可稱之為「互物」，如《文選·西京賦》「置互擺牲，頒賜獲鹵」，薛綜（？-243）注：「互，所以挂肉。擺，調破礫懸之。頒，調以所鹵獲之禽獸，賜士眾也」，³ 因此郝懿行強調「互」為正字，故意牽合為水族之說，有違訓釋字義的原則。上引的〈大荒西經〉就算真的本作「互」，也沒有足夠證據推斷「氐人國」本作「互」，因為《山海經》除〈大荒西經〉作「互」，其餘均作「氐」。無論如何，「炎帝之孫名曰靈恕，靈恕生互人，是能上下于天」這三句，都跟「人面而魚身」有關，如〈海內南經〉說到「氐人」也是「人面魚身」：「氐人國，在建木西，其為人人面而魚身，無足」，郭璞注：「音觸抵之抵」，⁴ 不讀作「互」，則知郭璞的本子以「氐」為正字。

上面引的〈大荒西經〉說到「顓頊」跟「蛇化為魚」的「魚婦」有關。⁵ 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郭璞注：「《淮南子》曰：『后

（2000A：498）〕，足見鄭眾和鄭玄都沒有說「互物」是魚類。

¹ 《周禮注疏》卷十六〔賈公彥（2000A：498）〕。

² 《說文解字注》五篇上竹部〔段玉裁（1981：195）〕。

³ 蕭統（501-531）《文選》卷二〔蕭統（1977：47）〕。

⁴ 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264冊（頁212）〕。

⁵ 按：《山海經箋疏》所錄的郭璞《山海經圖讚·氐人》：「炎帝之苗，實生氐人。死而復蘇，厥身為鱗。雲南是託，浮游天津」〔《續修四

稷龍在建木西，其人死復蘇，其中為魚。』蓋謂此也」，¹ 今本《淮南子·墜形訓》作：「后稷壠在建木西，其人死復蘇，其半魚，在其間」，² 文字有點出入。郭璞引《淮南子》注《山海經》的「互（氐）人」，但《淮南子》說的是「后稷龍（壠）」，而「后稷龍（壠）」在「建木西」，那裏的人跟「魚」有關，而且是死而復蘇。如果再追查一下，「后稷」不單跟「人死復蘇」、「為魚」相關，在《山海經》裏面真的也跟「氐」相關，〈海內西經〉說：「后稷之葬，山水環之。在氐國西」，³ 而上面剛引過的〈海內南經〉：「氐人國在建木西，其為人人面而魚身，無足」，「氐人國」和「后稷」的葬所都在「建木西」，因此「顓頊」與「魚婦」有關，「顓頊」死就「魚婦」生，「后稷」和「氐（人）國」都是「魚身」又死而復蘇，它們的傳說都相連在一起。

「互（氐）人」又有「是能上下于天」的傳說，也跟「顓頊」相似，〈大荒西經〉：「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重及黎。帝令重獻上天，令黎邛下地……」，按理「顓頊」一族也可以「上下于天」，只是從「重」和「黎」更為清晰，郭璞注所謂：「古者人神雜擾無別，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重實上天，黎實下地……」。⁴ 因此，「顓頊」和「互（氐）人」除死

庫全書》第 1264 冊（頁 260），郭璞不作「互人」，並稱「氐人」為「死而復蘇」，而且身上有鱗。

¹ 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六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4 冊（頁 237）〕。

² 《淮南子集釋》卷四〔何寧（1998：362）〕。

³ 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一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4 冊（頁 214）〕。

⁴ 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六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4 冊（頁 234）〕。

而復蘇、人面魚身，還可以多加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可以「上下于天」。

此外，「顓頊」還有其他地方跟「氐」糾纏在一起，〈海內經〉：「伯夷父生西岳，西岳生先龍，先龍是始生氐羌，氐羌乞姓」，郭璞注：「伯夷父，顓頊師，今氐羌其苗裔也」。¹「伯夷父」又見於《呂氏春秋·孟夏紀·尊師》：「帝顓頊師伯夷父」；²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「伯夷父」則作「柏夷亮父」，原注：「顓頊師」；³《書·舜典》：「帝曰：咨！四岳，有能典朕三禮？兪曰：伯夷」，「某氏」傳：「伯夷，臣名，姜姓」，⁴「姜」和「羌」無論是不是同源字，語音也很相近（「姜」是見紐陽部，「羌」是溪紐陽部），⁵因此這個「伯夷（父）」跟「羌」關係密切，又跟「顓頊」相關。「顓頊」和「氐（互）人」的傳說重疊在一起，似乎可以說「顓頊」和「氐人」的族源非常接近。這並不是個新說，曾經有前輩

¹ 《山海經箋疏》第十八〔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4 冊（頁 245）〕。

² 《呂氏春秋新校釋》卷四〔陳奇猷（2002：207）〕。

³ 《人表考》卷二〔梁玉繩（1982：528）〕。《人表考》卷二：「柏夷父，顓頊師，始見《呂氏春秋·尊師》。案『亮』，疑名或字。他無所見。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亦作伯夸父也。《路史·後紀》八以柏夷父、柏亮父為二人，無據。又伯、柏古通，表中伯仲之伯多作柏」（同上）。

⁴ 孔穎達（574–648）疏：「……是伯夷為姜姓也」〔孔穎達（2000B：93）〕。按：《國語》卷十六〈鄭語〉：「姜嬴荊芈，實與諸姬代相干也。姜，伯夷之後也。……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……」〔韋昭（1978：511）〕，孔穎達似乎本《國語》之說。

⁵ 按：本篇標注的「上古音」採用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」中的「王力系統」（<http://xiaoxue.iis.sinica.edu.tw/ccr/>）。